

離開牙科二十年，再回來時…

■ 吳秀英 / 台北市立性病防治所所長



細說從頭

整整二十年了，民國七十一年由北醫牙醫學系畢業後，很幸運的留在學校當助教並在附設醫院為病患看病，其實當時的日子並不忙，只是覺得沒有出國留學似乎會有升等之壓力，而且有點羨慕當公務人員的父親，每天輕輕鬆鬆的上班，所以看到衛生署在辦「應用流行病學人才培訓及養成計畫」，就去報名經考試錄取後，就再也沒有回到牙科的領域了。

您說：我有後悔過嗎？當時我真的有點後悔，因為薪水立刻減半，而職等卻是所有公務人員中最低的職等，且和我當初想要找一個輕鬆工作的想法完全不同，再加上發現所有的同仁幾乎都是碩士畢業只有我不是，幾乎所有的同仁都是高考及格只有我不是時，就會懷疑這樣的決擇是不是對的？但是北醫也辭職了，只剩開業一途，所以就硬著頭皮留下來，慢慢學

習才發覺流行病學的可愛，記得幾年之後，有一位牙科學長看我在這發展似乎不錯，就問我說：「您是有什麼背景？怎麼可以升官升得這麼快！」，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只是覺得當我為了進研究所及考上高考，懷著身孕在K書中心唸書、抱著公文回家、撰寫計畫書、抬著notebook分析資料的情形是外人所沒有看到的。

堅持理想愛滋可成愛之

離開牙科二十年，沒想到我竟然可以再回到牙科為病患服務，不過這次服務的病患是很多牙醫師不願意看的愛滋病患。很多人對愛滋病患都有很深的誤會，或許認為他們是罪有應得、或許認為他們外表會因伺機性感染而很難看，其實您錯了；目前因為有雞尾酒療法所以只要病患按時服藥，他們可以活得很好，由外表您是不會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感染。當然或



許有人會問我：「您幫他們治療牙疾，難道您不害怕嗎？」，害怕是不會啦，因為他們在性防所看病，早就和我們變成朋友，我只是和其他的幾位幫我的牙醫師一樣，我們不幫他們看，誰幫他們看呢？況且愛滋病毒的傳染力是很低的，被愛滋病毒污染的針扎到，被感染到機會只有3/1,000，比B及C型肝炎還要低（B型肝炎的銳器戳傷若e抗原為陽性，感染率高達20-40%，e抗原為陰性感染率為2%，C型肝炎病毒傳染力為1.2-1.5%，而愛滋病為0.32%），只要有universal precaution的觀念被感染的機會是不大的。我們在看牙時雖然會穿防護衣、面罩及手套，但絕對不是太空人的打扮。

第二件和牙科有關的事，是性防所提供24小時之「醫事人員疑似愛滋感染針扎事件處理及諮詢中心」。如果一位醫療人員，被一支很可能是遭受愛滋病毒污染的針扎到時，最想知道的解答是：「誰能幫我在最快的時間內檢驗出這支針是否真的已遭受愛滋病毒污染？有藥物可以預防病毒的複製嗎？在哪裡可以獲得藥物？」這些問題對一位在大醫院服務的醫療

人員可能不是問題，但對一位在診所或小醫院的醫療人員就可能不知該如何是好！因此，我們就認為我們有需要提供24小時的服務，為醫事人員盡一份心力。當然我們也會在二個小時內幫您檢驗這支針或體液是否為愛滋病毒所感染，如有需要進一步服用藥物，亦可在24-36小時內讓您免費獲得抗病毒藥物，以降低感染的危險性（性防所針扎專線：23756430）。

為了執著重出江湖

二十年來我很少和牙科的老同學聯絡，也沒有加入台北市牙醫師公會，二十年後因為愛滋病患回到牙科領域，我相信以醫術而言我不是一位好醫師，但是我想做的是幫助愛滋病患讓他們有一個合理的就醫環境。我也非常感激台北市牙醫師公會及關玲惠醫師的協助辦了一個研習會，在那個研習會中，黎傳鐘醫師、陳柏年醫師及黃世民醫師等多位醫師表示願意協助我，真的讓我吃下一顆定心丸，因為我知道我的愛滋牙科門診可以開幕了，我是不會孤獨的。